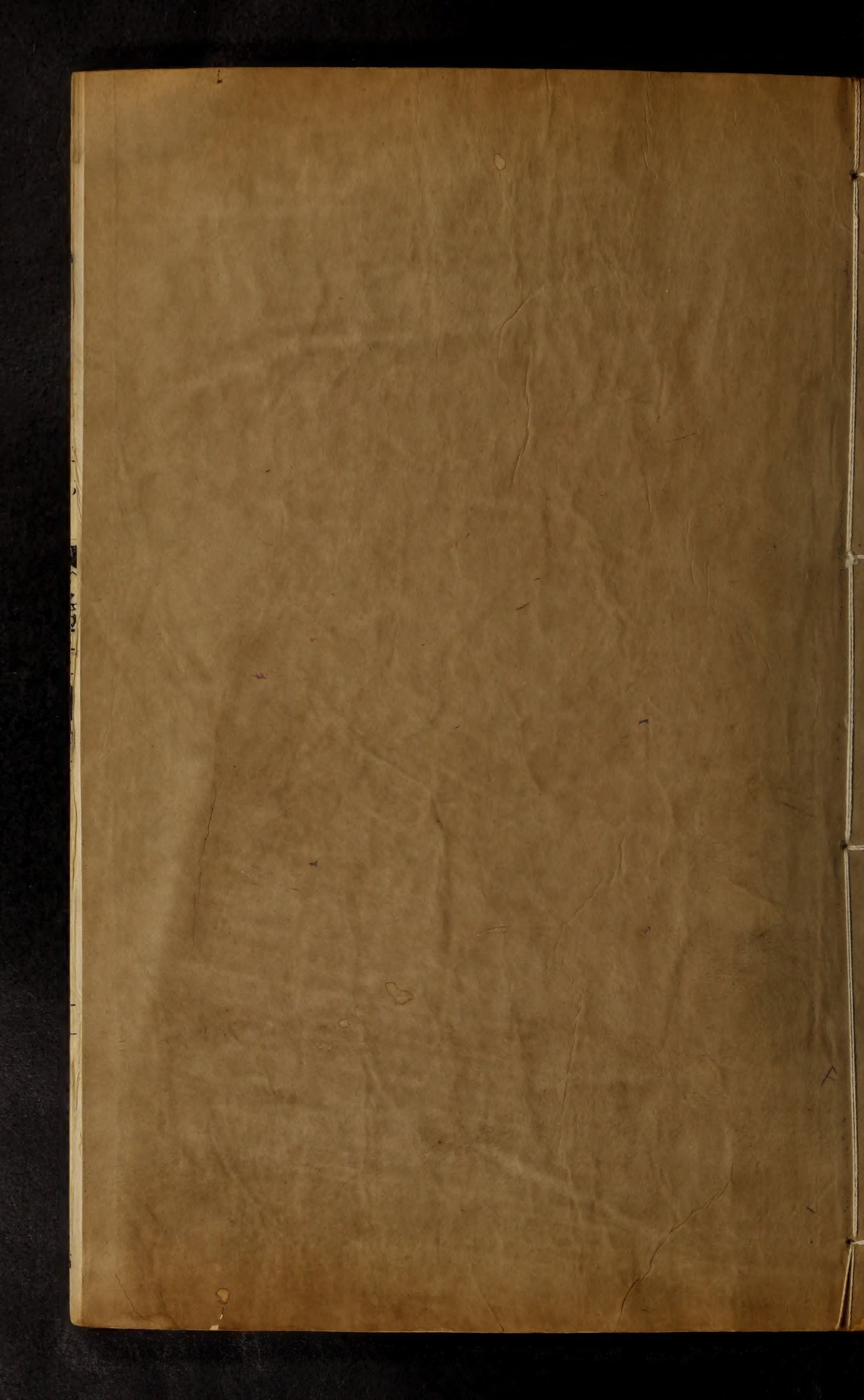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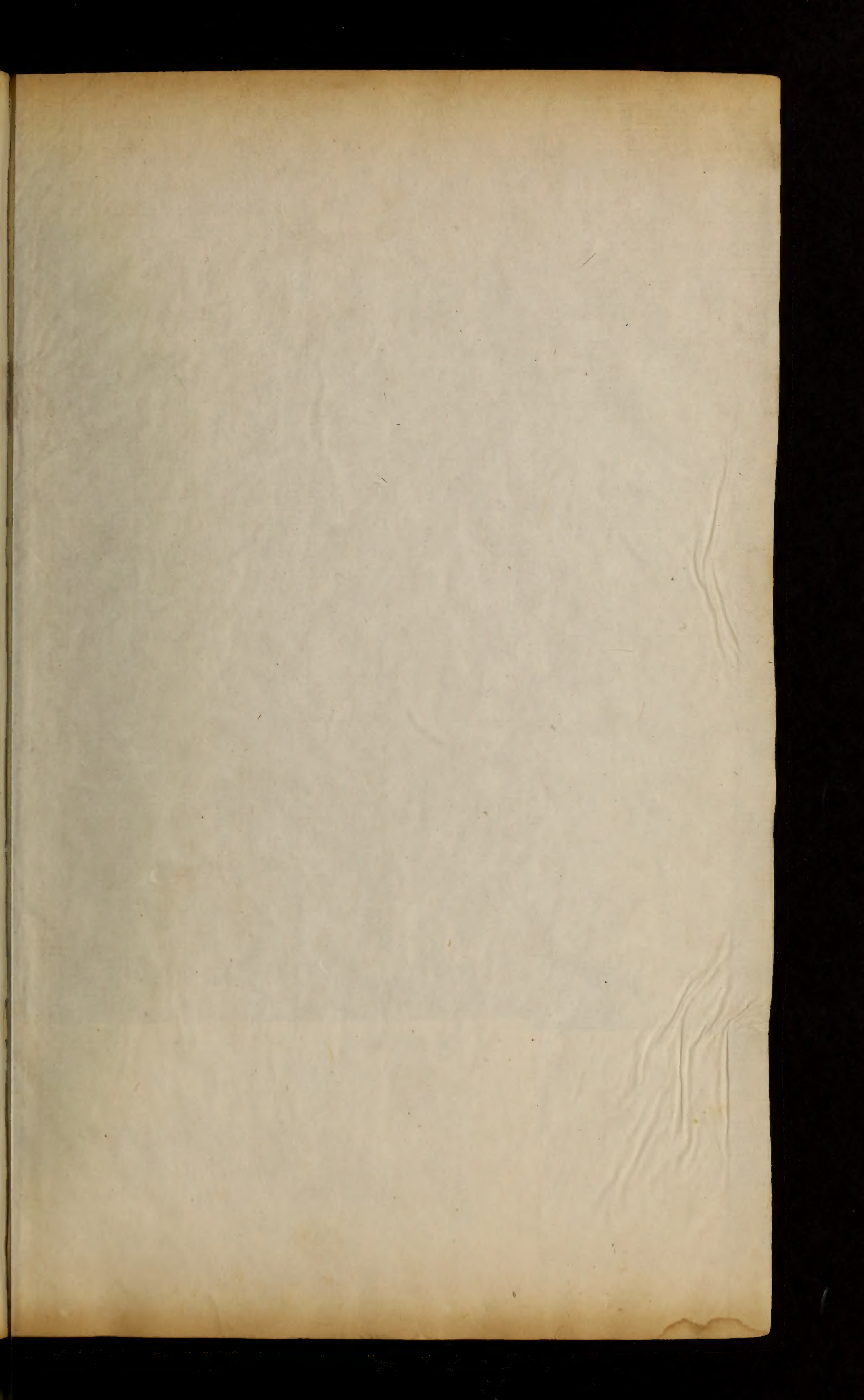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四

愼刑

雍正元年癸卯二月壬子辦理土默特事務刑部郎中福柱等奏披甲阿納等盜牛二頭照例應絞立決

上諭內閣偷盜一二牲畜即將蒙古立絞人命重大嗣後應改爲擬絞監候若從此蒙古盜案漸少則照此例行倘蒙古無知法輕多玩

而盜案比往年較多則仍照原例擬罪

六月己酉

上諭刑部熱審減等國朝舊有成例蓋念時當
盛暑囹圄之地倍覺炎蒸箠杖所加更爲酷
烈故特予減等以昭法外之仁迨後日久弊
生罪人妄希巧脫胥吏因緣爲姦故延日期
致逃法網是以停止熱審減等之例以杜弊
端我
聖祖仁皇帝如天好生凡閱讞章哀矜詳慎秋

審決四屢行停止至每歲夏月必
特沛恩綸監候者寛其刑具枷責者緩至秋涼
雖停熱審之例仍寓減等之心恩至渥也朕
仰體
聖慈時深欽恤嗣後每逢熱審之期仍復減等
舊例其監禁重犯亦量加寛恤至情罪可疑
及牽連待質人等暫予保釋俟秋後再行拘
禁凡內外讞獄衙門一體詳愼遵行庶幾刑
期無刑之意其有故意遲延仍蹈前弊希圖

漏網者除本犯不准減等外官吏嚴加議罪

爾部即通行直省

雍正二年甲辰二月庚戌

上諭刑部部內彙奏本內有罪應割筋者定例

固然但割後即成廢人理宜審愼令部奏入

彙題冊中恐致疎忽嗣後滿洲人等有此罪

之案另行具奏

壬申

上諭刑部今屆仲春雨澤衍愆期時有大風朕心

深用兢惕念自臨御以來惟恐政事或有缺
失時時省察不敢少有怠畧且令諸臣直言
陳奏而諸臣所奏徒事頌揚毫無裨益朕之
虛公至意可以質諸
天地實堪自信無少愧處熟思刑名爲國家之
要務上關
天和下係民命若刑獄未能淸理卽爲天時亢
旱之由是以朕於讞獄再三詳愼卽懲治之
人雖置之於法朕於其中從寬從輕之處惟

天地知之至於兇頑之徒情罪重大衆人有知者亦有不能盡知者朕俱於法外從寬不可勝數並未冤抑一人此亦可自信者但爾部所辦案件雖如朕親理然其中終有微閒夫用法不得不嚴所謂火烈而民畏之爾等執法之官固宜外示嚴明而中心須存仁恕凡案件到部數日可結者不得固執定限卽當速行審結以免拖累牽連則輕罪之人不致久羈囹圄且案件早完一日則無辜者得早

脫一日之苦若因限期未滿任意耽延雖所
告得伸者亦必致其含怨卽訊鞫罪人亦不
可輕用重刑若云非夾訊不能定案此尤爾
部之大謬錄囚之際當如懲治家人子弟嚴
切之下務存矜憫之心但求平允不可過當
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朕在藩邸
時奉
聖祖諭旨發審事件初見用刑遍體驚顫不覺
淚下至數見之後遂覺少異於前爾等刑官

訊獄動刑習爲常事若少有未當所關甚鉅卽大負朕任用之意且爾等亦當自念其子孫豈可疎忽致有後悔乎蓋刑部非他曹可比尤不可以愚昧意想不到以致錯誤爲辭嗣後諸事當同寅協恭速爲辦理毋得恃才偏執毋得瞻徇推諉務宜仰體朕心欽恤民命也

三月己卯

上諭刑部昨曾面諭爾部刑獄上關

天和當欽恤民命無得牽連多人久行羈禁當
卽恪遵朕旨釋放數百餘人不越三四日甘
霖大霈遠近霑足可見天人之感捷如影響
莫謂適逢其會事屬偶然也嗣後宜更加詳
愼以副朕刑期無刑之至意

甲午

上諭刑部刑獄關係重大必須虛公詳愼盡得
實情不可疎忽遺漏以致民有冤抑夫君臣
之義本同一體朕視臣下如手足也爾等遇

事有可疑不能決者不妨面奏候朕斟酌至當然後施行若既不面奏又以私心揣度巧爲迎合及刑罰不中則退有後言將所謂股肱大臣之任而存心卑汚如此豈不可恥或朕有未當之處亦不妨直陳所見人非聖人孰能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朕之不吝改過諒爾諸臣素所共知凡有功者加之以賞有罪者加之以刑此乃帝王馭世之大權朕但知因事順應並不

先有成見爾等皆宜體朕欽恤之意不可自恃己見亦不可彼此推諉和衷協恭平心靜氣毋得有意逢迎務使用法如衡之平如鑑之明庶幾民不輕犯國無寃獄以共成咸中有慶之治

四月庚戌

上諭刑部朕惟明刑所以弼教君德在於好生從來帝王於用刑之際法雖一定而心本寬仁是以虞廷以欽恤垂訓周書以愼罰爲辭

誠以民命至重少涉疑案寧過乎仁無過乎義也朕自臨御以來一切章奏無不留心細覽於刑讞一事尤加詳慎誠恐法司未能平允情罪未能悉當故凡京城及直省題奏讞獄少有可矜者無不法外施仁量加末減獨念朝審重囚其情實者刑科必三覆奏聞勾除者方行處決而外省情實重囚惟於秋審後法司具題即咨行該省無覆奏之例朕思中外一體豈在京諸囚宜加詳慎在外省者

獨可不用詳慎乎人命攸關自當同仁一視自今年爲始凡外省重囚經秋審具題情實應決者爾法司亦照朝審之例三覆奏聞以副朕欽恤慎刑之至意爾部卽遵諭行

壬子

上諭刑部禁止私刨人參舊例不論已得未得俱解送刑部往返拖累故於盛京刑部監禁每年差官前往審理朕思伊等俱係圖利窮民春夏時被獲監至九月十月方得審結延

挨日月身受寒暑多致疾病死亡甚屬可憫
寧古塔有將軍辦事御史盛京有將軍刑部
併副都御史永福嗣後將各地方所獲者郎
行審理作速完結年底彚齊具本啟奏自今
將審理偷刨人參之部院衙門堂官停其遣
往如此則案內之人無久禁凍餒之苦累矣

閏四月戊寅

上諭刑部朕披覽奏章其中人命案件如故殺
謀殺者尚少而以鬬毆傷人者甚多或因口

角相爭或因微物起釁揮拳操戈一時殞命
及至抵罪雖悔何追此皆由於愚賤鄉民不
知法律因一朝之忿貽身命之憂言之可爲
憫惻古有月吉讀法之典
聖祖仁皇帝上諭十六條內有講法律以儆愚
頑一則蓋欲使民知法之不可犯律之無可
寬畏懼猛醒遷善而遠過也但法律包舉甚
廣一時難以遍喻爾部可將大清律內所載
凡毆殺人命等條逐條摘出疏解詳明通行

各省令地方有司刋刻散布於大小鄉村處張掛遍加曉諭風雨損壞仍復再頒俾知鬬毆之律尚然如此則故殺謀殺罪更可知父兄子弟互相講論時存提撕警戒之心以化其好勇鬬狠之習庶命案可以漸少以副朕

好生慎罰之至意

六月癸未

上諭刑部刑法上關

天和下係民命實為政治之要朕御極以來讞

斷必加詳慎務期當罪而得其平惟明克允
所以體
天心而重民生也向來八旗官軍人等待家人
過嚴微小之失甚至毆責斃命奴僕雖賤彼
亦人子況性命攸關何得任意荼毒朕於刑
部成獄除强盜故殺謀殺等犯不得不依律
正法其餘罪犯畧有可恕者俱行寛免從未
降旨特殺一人朕大君也於有罪者尚不忍
輕加刑戮爲臣下者乃可毆死無辜之奴僕

乎且奴僕奔走服勞又性多愚暗易獲過愆全賴上人之矜恤而原宥之即有酗酒冒犯之處應加懲治亦不宜過重致於死地以逞一時之憤怒該部即行文曉諭八旗嗣後務宜待下以寬不得擅自毆死家人凡遇毆斃家人詳其情罪分作三等定例議奏

十二月丁丑

上諭刑部殺人之犯因伊親老家無次丁奏請免死留養然亦須查明被殺之人有無父母

是否獨子若係親老又係獨子一旦被殺以致親老無人贍養而殺人之人反得免死留養殊與情理未協著行文直省督撫如奏請殺人之犯存留養親務須將被殺之人有無父母及以次成丁之處一併查明於本內聲明具奏

雍正三年乙巳六月壬辰

上諭刑部朕每覽審理案件常有無辜之人因稍有干連即行解審以致往返拖累守候日

久必待結案之後始得歸業此等株累之人深爲可憫乃承審各官竝不留心民瘼視爲故常殊非朕愛育黎民之至意嗣後爾部暨各直省審案凡係干連之人作何即行釋放或有待質者作何取保之處爾部詳議具奏

九月癸丑勾決四川廣東福建三省情實人犯

上諭大學士等人命至重按罪務使情法得中嚴固不可寛亦不可須平心研究求罪犯可

生之路至於萬無可生然後勾決則國法所不容亦其自取耳從來法寬則愚民易犯非刑期無刑之意爾等識之

十月丁卯勾決河南山東二省情實人犯

上諭大學士等法律關係重大必至公至當俾用法者之心與死者之心皆幾微無憾方爲明允各省情實人犯若輕重之閒少有未協朕必再四詳酌爾大臣等各據所見直陳無

隱

辛未勾决山西省情實人犯

上諭大學士等用刑貴於平恕惟平惟恕斯寬非濫而嚴非枉但平恕二字必詳慎精密得其至情方能無誤若祇照舊例斷决則一巡撫衙門老吏能之何待朕與爾等大臣悉心商酌爾等須竭力贊襄有言必盡毋畏毋隱

雍正四年丙午七月丁未

上諭刑部國家立法本以懲兇暴之徒而因事

原情則時深惻隱之念書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所以斟酌權衡用廣好生之德也朕慎重刑罰矜恤下民每遇讞鞫之案往復披覽至再至三求其可生之路嘗見各直省命案內或緣細事起爭或因護親情急或已經退避而毆者勢不相容或本意恐嚇而誤傷者遂至莫救其誤傷之中有經報官保辜者亦有未經保辜者有延至數日殞命者亦有延至數十日殞命者當其爭角之時祇知乘憤

直前豈計因傷至斃按律抵罪法所當然但念蚩蚩愚氓祇因一朝之忿頓罹重罪每詳閱案情朕心實爲不忍且秋審時凡情輕之案多以情可矜原減等發落今特沛殊恩予以自新之路現在各直省具題到部已未入秋審案內除情由可惡者不准寬免外其餘一百七十七名俱著釋放分別有力無力照追埋葬銀兩給付死者之家此朕格外生全浩蕩之恩爲舊例之所未有凡玆小民當體

朕省刑宥過之慈懷身受者力圖改悔以贖前愆旁觀者觀感提撕時存警醒父訓其子兄勉其弟比閭族黨互相勸勉各安本業不犯王章則是朕之法外加恩與小民之望外受恩均爲移風易俗之美事倘以爲法網寬恕希圖倖免不改其好勇鬬很之習重負朕牖民遷善之心則格外之寬典豈能屢邀而異日之追悔亦屬何益爾部將此行文各該地方官遍行曉諭務使鄉里愚民盡皆知悉

八月丙戌

上諭內閣朕欽恤刑獄每遇讞決無論罪之輕重必原情酌理再三推求務使情罪允協又念罪人幽囚叢棘易致瘐斃屢諭問刑衙門修整監獄督責禁卒不時灑掃潔淨遇有疾病必加意調治務令痊可此亦矜恤罪囚之一端也乃近閱各省本章監斃人犯不少多由羈禁之處跼隘倒敝以致嚴寒酷暑侵骨刻肌潮濕穢惡之氣薰蒸傳染之故也況監

獄不固防禦多疎罪人越獄脫逃亦所不免
特飭各直省督撫通查所屬監獄逐一修葺
竝高築墻垣以資防範其地勢低窪者改造
高阜之處狹隘者酌量刑獄煩簡展寬蓋造
凡枷號暫羈之門關倉所亦必繕治完固正
印官仍不時稽查毋令獄官獄卒任意陵虐
懈弛疎防如此則罪人不致瘐病而監禁旣
固亦可免越逃之虞該督撫其各仰體朕好
生至意督令有司遵行毋忽

十二月丁丑

上諭九卿從來監斃人犯多由獄官疎忽一任禁卒陵逼所致若使本犯有應死之罪又當別論其軍流以下輕罪之人瘐斃在獄甚屬可憫嗣後監斃不應死之輕犯與應死之重犯其處分似應分別輕重著爲定例其犯輕罪之人在獄患病者應否保釋調治再督撫題報監斃人犯本內務將本犯情罪並病故緣由聲明毋令朦混著九卿一併議奏

雍正五年丁未九月丁丑

上諭刑部刑名關係民命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故禮記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朕於刑名更加愼重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五刑有輕重之等無一非天理之當然故當輕當重必須至公至平乃爲欽承天道若應嚴而寬便是逆天稍寬且不可而況於嚴乎朕爲人君尚不可寬嚴稍失其平況人臣居法司

之任者乎凡有案件始之以聽斷繼之以研訊定之以律例若稍有不公不平之處則情罪之輕重不得其宜而用法之寬嚴皆失其當矣蓋鴟鴞不除無以致鸞鳳稂莠不翦無以植嘉禾司刑名者姑息養姦則小人無所懲戒必不能改惡以從善此所謂婦人之仁其害豈淺小哉故刑法者使人遷善遠罪所以輔教化者也舜之勉皐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

于中夫持法之平可以成協中之化故居法
司之任者不但重罪不可疎忽卽輕罪亦當
詳愼務操至公至平之心而時凜天監在兹
之懼使用法之寬嚴悉當情罪之輕重允孚
則不愧明允之司而成無刑之治矣

雍正六年戊申正月戊寅

上諭內閣凡律例之設乃詳情察理揆度至當
而後定者也審擬罪案之時應引某條則引
之斷無輕重任意或介在兩可之理常見外

省本章及法司議覆疏內往往有先引一例
復云不便照此治罪更引重罪以坐之此乃
臣下巧於營私之陋習或欲以嚴刻之名歸
之於上或冀法外之恩巧於開脫均非明允
之道從前已經降旨禁止而去冬刑部本內
猶有蹈此者夫治獄之道貴得其平而司刑
之官在乎執法今以一罪而引兩律則是法
無一定而獄不得其平矣豈朕明刑弼教之
至意乎嗣後再有兩引條例者外省督撫提

鎭本章著通政司駁回將情由叅奏三法司
本章著內閣駁回將情由叅奏若所犯之罪
當引輕律而故意坐以重罪亦難逃朕之洞
鑒內外執法臣工各宜凜遵毋忽

十二月己丑

上諭刑部今年各省秋審情實人犯內有情罪
畧可原者已於勾到之時改爲監候刑部情
實人犯今年暫停處決其情罪畧可原者分
別減等發落至於督撫九卿所擬緩決之犯

論法則均有應得之罪而其中情事不一尚有彼輕於此稍可從寛者或因一朝之忿奮不顧身或因纖毫之利偶相爭角或因旁觀不平而致鬬或因被打情急而還毆似此類者均非有謀害之念於平日并無必殺之意於臨時祇以愚民無知好勇鬬很遂致陷於重辟雖悔難追深可憫惻玆朕再四酌量特施法外之仁將此等人犯照可矜人犯免死減等之例發落伊等試思生於人世同爲父

母妻子所倚賴之身何苦捨命輕生自罹法網縱使終身緩決亦只於囹圄之中幽囚待斃不亦大可哀乎今幸遇國家寛典特予矜全從此再生之年皆爲遷善之日當知恩不可以倖邀法不可以再試痛自悔恨悛改前非共爲良善之民儻或再有過犯則斷乎不能苟免矣著該督撫於各犯發落之時將朕此旨明白宣諭加意訓誡務令人人改過自新以副朕矜恤下民之至意

雍正七年己酉五月辛亥

上諭內閣朕慎重民命留心刑獄每於讞決之際往復審察至再至三是以外省每年秋審亦照朝審之例悉令三覆奏聞今思每日所進本章內有擬以極典及斬絞立決之犯雖其情罪俱屬重大律無可寬然朕心猶欲慎審而後置之於法嗣後如遇此等本章已閱過票簽交與本房者著批本官員照三覆奏之例進呈三次候朕再加詳慎然後批發以

副朕欽恤矜愼之至意

雍正八年庚戌四月庚申

上諭內閣向因各省員缺需人朕於部選之外特旨命往甚多恐其中賢愚不等或有倚恃特用而生縱佚恣肆之心者又或該管上司不知朕心以其爲特用之員而存瞻徇姑容之見者是以曾有特用人員深負朕恩則加倍治罪之旨蓋欲其知所儆惕以圖上進也然必其所犯之罪果係貪婪不法不可寬宥

方行加倍懲治非謂因公詿誤一切叅罰案件皆以其爲特用之員而概行加倍也從前屢降諭旨甚明近來該部及各省督撫尚有不問事之輕重概以加倍議罪者甚非朕立法之本意至於盜案越獄亦曾有加倍治罪之旨蓋因朕整飭吏治於地方事務不許隱匿是以有司不敢諱盜諱命每有案件即行詳報以致監禁之犯未免較多而奸宄兇惡之徒往往乘閒越獄冀脫重罪又有罪本不

至於死亦乘機越逃者尤爲逞奸玩法藐視
憲典是以有加倍治罪之條以懲頑慝又恐
罪犯等不知此例誤蹈重辟特令各地方官
刊木榜置於獄中使身繫囹圄之人莫不知
悉免致一時誤犯以上加倍治罪二條係朕
曾經降旨者乃內而法司外而督撫往往比
照此例以加倍定擬具題又有將本犯輕罪
議以加倍而抵之於死者尤非平允之道且
國家立法原一定而不可易其有應行從重

加倍者亦必待朕酌其情罪特頒諭旨非臣
工所可擅定者也嗣後凡有議處議罪之條
俱照本律定擬其有負恩犯法情罪重大應
從重定擬者必須折衷平允不得擅用加倍
字樣開朦混苛刻之端負朕立法牖民警省
防閑之至意

六月丙寅

上諭內閣尚書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朱子曰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

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濫刑也吾弟怡賢親王嘗奏朕云今法司衙門凡有審問事件並不究其情之虛實動以夾訊夫聽斷之下求之於辭氣耳目以察其情設誠以待之據理以鞫之未有不得其實者何庸夾訊倘有証佐確據情罪顯著而本犯猶狡獪不以實供則不得已而用刑若並不詳鞫其情而概用重刑嚴訊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重案之未免有寃抑牽累也吾弟之言如此是以八年

以來凡朕交王承審數十件繁難大案皆以誠敬用心以情理感格簡孚閱實愚頑自將罪犯委曲招吐從未曾夾訊榜楚一人而諸案情罪無不允當吾弟之存心忠厚如此今外省有司旣不能聽辨五辭無明決折獄之才每遇重大案件至期限將滿之時慮及處分則連用重刑該犯欲緩須臾之命凡官吏訊問之語靡不承認遂據其供招鍛煉成獄且凡遇命盜案件其中牽連之人有司亦明

知其無辜而欲為開釋恐致上司之翻駁遂有非夾訊不能歸結之論夫欲保全一己之功名彌縫上司之查駁無論情之虛實罪之輕重輒用三木以訊每致未結而有刑斃之人此其居心尚可問乎吾弟怡賢親王存心仁恕固不待言而其本懷總不欲使天下有一寃抑之人俾國家受濫刑之議此其忠君愛國之心出於誠懇篤摯是以凡有聽斷歸乎至當能使羣議帖服刑章式敘也今吾弟

薨逝之後凡啟靈大祀之日
上天必賜以清和景象而羣工黎庶各致其哀
慕深情
天之報吾弟亦云厚矣吾弟嘉謨入告之事不
可勝數偶因戒飭問官輕用三木一節將吾
弟敷奏之言宣示於衆且布告各省有司令
咸以吾弟怡賢親王之聽訟居心奉為抜鞫
之規範則明慎用刑庶幾咸中有慶矣著凡
掌刑名衙門將此諭刊榜永示於堂署

十月甲辰

上諭內閣各省人命抵罪之案其應輕應重朕確有所見者卽降旨定奪若其情罪在疑似之閒而擬罪在可輕可重之際朕心不能卽定者方交與九卿定議以期平允乃往往見九卿定議之案概以減等發落覆奏如此則朕何不卽令減等而必多此曲折乎凡此交與九卿定議之案其中有應行減等者或有可以枷責完結者亦有不可寬貸仍應按律

抵罪者向後務期權衡允當寬嚴適中以副
朕明罰敕法之至意

雍正九年辛亥六月癸卯

上諭內閣仲夏以來京師亢旱雨澤愆期朕心
焦勞無時或釋因思刑獄上關
天和法司衙門此時尤當加意除重罪監候處
決人犯不應寬釋外凡有牽連待質及候審
候結輕罪之人將來擬罪不至於死而羈禁
在獄者著刑部堂官逐一速查應完結者即

行完結應保釋者即行保釋俟處暑後再行
審明結案八旗高墻拘禁人犯著該旗大臣
亦照此速行辦理毋得稽遲至於枷號人犯
除情罪重大奉旨永遠枷示者不宥外其有
限期未滿枷號之犯著照舊例暫行保釋於
處暑後補枷以滿期限刑部八旗順天府五
城御史可一體遵行

雍正十年壬子二月丙申

上諭內閣冬春以來京師未得雨雪朕與諸大

臣等戒懼修省虔誠祈禱以冀仰格
天心聞畿輔地方及河南山東雨雪亦少山西
陝西二省雖有得雪之處亦未周徧朕心憂
慮深恐二麥歉收小民難於餬口已切諭該
督撫等多方籌畫爲思患預防之計從來天
人感召之理捷如影響所賴該督撫等以恤
民之心爲格
天之本果能使民氣舒暢未有不感召
天和者至於清理刑獄亦祈求雨澤之要務除

在京已命刑部法司清查案件速行歸結以免拖累外其畿輔地方及河東山陝等省郡縣繁多有司賢否不一其中或有聽斷刻覈濫及無辜者或有淹滯羈留塵案莫結者或有牽連待質致誤恒業者該督撫大吏等當悉心體察嚴飭屬員速爲清理應釋放者釋放應取保者取保務祈平允矜慎俾閭閻各安生業其他政令稍有不便於民者急思力爲改圖總在該督撫等體朕若保赤子之心

各切恫瘝乃身之念至誠惻怛勤求民隱殫竭實心普行實政庶幾

上天昭格早降甘霖勉之勉之

八月壬戌

上諭內閣向來偷挖人參之犯若係滿洲蒙古則發往江寧荊州有滿洲兵駐防之省城當差若係漢軍漢人則發往廣東廣西雲貴烟瘴地方當差近聞發遣廣東人犯例在崖州陵水等處此地水土最惡易染疾病每多傷

損朕思此等不良之輩雖孽由自作然其情罪較之盜犯尚覺稍輕即發遣之本意亦欲全其性命也今因水土不服以致傷生殊可憫惻若將此等人犯改發沿海一帶衛所入伍充軍俾得保全軀命似亦法外之仁著廣東督撫會同按察司確查議奏其雲貴廣西等處地方風土有與此相類者亦著該督撫將如何改發之處妥議具奏

雍正十一年癸丑九月庚子

上諭刑部爾等身為大臣須務其大者遠者如
國家之水旱生民之凍餒最為緊要一夫不
獲其所即係朕與諸大臣之責至犯法論死
本由其人自取原不必過為寬縱或謂刑官
開釋罪人可以積陰德於子孫此大不然如
果秉公據法使刑皆當罪則慶流子孫此理
之可必者如將殘忍凶惡之人屈法姑容欲
邀一己之福而令死者含寃於地下不但不
能致福且足以遺殃有罪之人法所難貸原

不得任意從寬也夫寬且不可任意而況於嚴乎朕處事惟至公無私據案件而論其事之是非初不先存一毫意見至於平日不能化導使不犯罪朕與諸臣方且抱愧斷無以不殺人爲刑措之理朕見之最眞最切特與爾諸大臣言之

壬寅

上御洞明堂閱秋審湖廣等省情實招冊

諭刑部曰爾等所進秋審冊俱經細加酌勘擬

定情實但此內有一線可生之機爾等亦當陳奏蓋在秋審定擬時自當執法而在勾到時儻有可寬之處又當原情二者原不相背斷不可因已定情實欲符前奏難於更改遂隱默不復奏也執法原情總歸於大公至當而已閱畢又

諭曰朕閱招冊得寬一犯便心意順適若不能寬便覺不快諸臣自同此心卽質之天下之人自亦同此心斷未有以多殺一犯爲快者

但犯人情罪必實有可寬之處而後予以矜
全此心順適方出於自然若犯人情罪萬無
可宥勉强求一時之順適屈法從寬致令惡
人無所儆懼恣肆妄行則罹於法網者必多
皆此姑息之一念貽之害也辟以止辟欲求
斯民之遷善遠罪正不得暫圖一時之順適
耳

十月丁卯

上諭刑部從來明刑所以弼教除暴所以安民

何恩何怨何寬何嚴處之無心並非二事準乎天理善亦不爲慈協乎人情殺亦不爲忍朕臨御萬方日夕乾惕念不能一道同風俾吾民各安生理免於刑戮每以自咎所望內外諸大臣務識大體持正秉公抱刑期無刑之心執辟以止辟之法先使民不敢犯俾無漏網之奸兇繼則導人不爲漸化向風之頑懦如此設施需之歲月雖不敢遽望刑措或庶幾可移習俗應知刑卽是教怨卽是恩義

刑義殺卽所以仁育仁懷自古至今莫之能
易者朕十年以來一切刑獄莫不虛衷斂息
詳慎推研凡情有可原者務從緩減而意非
主寬凡法無可貸者便依斬絞而意非主嚴
本無成見惟其自取朕每見諸廷臣並督撫
大吏諄切講求反復開示諒已悉朕心喻朕
旨矣今者秋審大典詳覽直省各册往往有
法無可貸情無可原者而各該督撫概擬緩
決並無勘語且有上次定擬情實而今年又

自改緩決者有監候年久之犯而每年秋審忽擬情實忽擬緩決者有本定緩決因部改情實即照擬情實本定情實因部改緩決即照擬緩決者業經九卿法司詳核改定試問該督撫等讞獄錄囚何等重大之事豈竟漫不經心抑竟毫無定見耶夫封疆重任爲民大父母利濟安全實有攸賴一夫失所當引爲己愆一政未平當引爲己恥水旱災祲以及盜竊愚頑皆當引爲己責朕實存此心執

此行以望諸臣工匡佐承宣俾德意廣敷萬姓蒙福至於殺人者死國有常刑儻殺人者不死則寃死者何伸朕嘗謂踈縱之過甚於苛刻姑息之害等於殘忍但本公誠之至意達仁義之通權此心此理至公無我方爲平允若以爲欲嚴是負朕恩若以爲欲寬亦辜朕訓內外諸大臣務籌遠大不任法不弛刑由此類推庶政皆然其各身體而勤求之毋忽

十二月甲戌

上諭內閣直省州縣重囚輕犯例應分別監禁不許混雜一處其餘干連人犯即令取保候審不得濫行監禁定例昭然且朕屢降諭旨嚴飭奉行乃近聞州縣中有將一切斬絞流徒罪犯混雜監禁全無分別並將未經審結之笞杖輕罪與大案干連人犯一概混行收禁獄官禁卒以流徒杖罪之人不至於死可無意外之虞干連人犯指日省釋諒無脫逃

之事因而任其親屬餽送探望又利其出入
之賄賂不爲嚴禁此牽彼引借探視輕犯爲
由代重囚傳遞消息或密送挖墻斷鎖行兇
之具致令重犯越獄脫逃種種弊端總由輕
重罪犯混雜監禁所致著各省督撫嚴飭府
州縣等官務將重囚輕犯分別監禁不許混
雜致滋弊端或間有州縣監獄房屋甚少不
能分別者酌量另造數間於監獄之外以收
禁流徒等犯其杖罪以下及干連人犯仍遵

照定例取保看守毋得濫禁如不肖州縣仍
蹈前轍卽行叅處

雍正十二年甲寅九月乙亥

上諭九卿國家刑名最關緊要而九卿秋審定
擬尤爲讞獄大典各省撫臣所奏若輕重不
同九卿當悉心斟酌務期畫一以成協中之
治假使寬縱者仍其寬縱嚴刻者仍其嚴刻
則各省刑名委之督撫更無餘事又何用廷
臣之集議乎嗣後秋審案件若其中有應改

而不改及不應改而妄改者經朕察出定將
九卿從重議處若九卿及與議之官員等意
見或有不同准兩議陳奏請旨定奪即衆人
皆同而一人獨異者亦准陳奏

癸巳

上諭刑部爾等職司邦禁弼教明刑惟一秉至
公庶幾大小獄訟歸於平允夫胸中不存一
物但存一片公心猶恐人之情僞難窮未必
事事協於至是何况先存一從寛從嚴之見

橫據胸中以待事至是則纖塵著眼泰山在前而不能睹豈能得其實情又況挾私徇情顚倒是非乎至於用刑不可視爲習慣人情乍見則心怵目驚相習則安之若素朕在藩邸時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審理事件初見夾訊竟至戰慄悲涕迨經數次辦理之後便視爲尋常人情熟習薰染之爲害如此爾等日日習見未免臨事輕率務須保守此心常如初見之怵

惕更須將面前聽訊之人之心詳細體量委曲追求則不特不敢輕易用刑且心誠求之何患情實之不得夫事之情形不一如人之面目不同雖極相似之案件若細心推求必有不同之處非律例之所能該縱使加倍增添律例亦斷不能全該未來之案件若非實心辦理秉公衡量其輕重之間豈能無失爾等如肯以至公之心求其平允則刑貪戮暴正所以爲集福之基如其寬嚴任意輕重失

衡或且以婦寺之仁曲貸姦宄之命以爲求福之道斯則自求其禍有何福之可得朕於此理見之甚明爾等深信力行自有效驗勉之愼之

是日

上諭刑部朕每閱獄讞至罪重惡極人犯雖情理可惡必平心靜氣將伊致罪情由詳加審度苟有一線可生之路必爲之細細推求求其生而不得方置之於法不敢因一時之見

而失於嚴至情似可原者朕推情度理必其實有可原然後加以矜恤亦不敢任一時之見而失於寬爾等刑憲大臣尤須詳體此意於讞獄時必設身處地詳慎推求以期允當一案有一案之委曲一犯有一犯之情罪不可有意於寬亦不可有意於嚴大凡人之處事始而矜持久則漸熟未必不輕忽任意若於用刑之時能常存初任刑憲之心庶刑獄得其平而天下無冤民矣

雍正十三年乙卯三月癸未

上諭內閣據刑部議覆江西民人徐節孫因救母情急致死黃起鵬一案本內有徐節孫若不奪打聽其下手則其罪與殺母無異等語殊爲錯謬凡父母與人爭鬬而救護情急致傷人命者止當原其救父母之情若救護不力而即加以殺父母之罪自古及今無此科條也此等過當之語即見之談論尚且不可今乃載入奏章通行天下是迫人子以不得

不殺人之勢又添殺人救親之條例矣況果如部議設有兇惡之徒謀欲殺人先令伊父母尋釁鬬毆故作跌撲傷損之狀而伊子繼至迫切救護斃人性命且得引此案以自辨則貽害長姦豈可勝言乎數年以來屢降諭旨凡救親情急致成命案者當察其情罪之重輕以定減等與否假若一概從寬則其中詐僞百出弊端叢生刑罰多不得其平矣徐節孫之罪實有可原但部議與殺母無異一

語大有疵病不得不指出曉諭內外之秉持法憲者

閏四月戊戌

上諭內閣各省秋審定例該督撫會同司道等官審錄分晰情實緩決矜疑具題關係最為重大向聞外省會審之時不論案件多寡務於一日之內悉行定議一切俱聽督撫主張不特守令不敢置喙即司道亦無一辭輕重定於俄頃之間是非決於一人之口究其實

際督撫亦未必了然不過令幕客創一畧節貼於冊上徒飾觀瞻而已况有席亶懸綵鼓吹喧闐日甫踰中即退而肆筵飲酒竟有似於宴會之禮者甚至名令優人演劇爲樂近來曉明義理者多各檢點而此風猶未盡革夫刑罰者國家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天以父母斯民之責畀之吾君臣凡茲犯法獲罪之民皆吾赤子也平時不能撫綏化導使之遵守法度免於罪愆已有忝於教養之職矣及

陷於刑辟之後又復視爲泛常不察情罪之輕重率定爰書之出入寬所不當寬而嚴所不當嚴以致讞獄不得其平寃情抑而莫訴勸懲兩失兇暴肆行所謂明刑弼教者安在淸夜捫心能無愧赧乎朕自臨御以來於一切刑名案件莫不虛衷欽息詳愼推研每於法司所進立決本章悉令內廷管本官員三次覆奏然後批發每年秋審朝審時朕先將招冊細細披覽及至勾到之日復面與大學

士刑部堂官等往復講論至再至三然後降
旨蓋哀矜惻怛之意動於不能已而發於不
自知竝非欲博欽恤好生之名於天下臣民
也
聖祖當年於勾到日皆著素服朕亦效法行之
凡爲督撫大臣者受朕封疆之寄應與朕同
此哀矜惻怛之心乃各省秋審大約皆於一
日之間草率定局竝未博採羣議詳察實情
不過視秋審爲具文於會審之日雖不便穿

著素服豈有結綵設席徵歌演劇之理此則殘忍性成不學無術者之所爲嗣後各省秋審時該督撫務率司道等官敬慎周詳殫心辦理必使權衡不爽情罪相符向來竝無限期何妨多寬時日安得視爲虛文故套輕忽民命以供其自便之私至於會集旣久除日食常餐外倘有肆筵設席仍蹈從前陋習者經朕訪聞必嚴加議處

六月丁酉

上諭內閣朕聞奉天地方凡事關旗民者俱送
盛京刑部會審雖司員會同有司承審實皆
司員主稿乃奉天司員積成陋習惟事威嚴
一切人犯到案先將鎖鍊盤於地上令其膝
跪謂之跪鎖繼以荊條互擊其背任意敲打
謂之背花鞭又案無定限如上年八月間遼
陽州民郭金美毆死旗人裴玉亨一案旗員
及知州會驗任聽屍親串同仵作混報多傷
刑夾供認草率定擬本年閏四月內葛森到

任始駁令另行驗審相距已十餘月尚未定案又筆帖式皆本處生長之人所司者不過繙譯之事乃當審訊之時輙亦列坐詰問此皆朕訪聞甚確者國家定例訊鞫人犯必須審問實情其應用刑訊者自有一定規條今奉天司員承審人犯於定例之外創爲跪鎖等項似此嚴刑重罰其中豈無寃濫至於筆帖式微員公然列坐審詰命案有乖體制以上二事著嚴行禁止倘再蹈陋習經朕察出

定將該堂官及司員等一併嚴加議處至人
命等案若無定限則拖累牽連之弊不可勝
數嗣後應如何定限永遠遵行著盛京刑部
侍郎會同該將軍悉心定議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四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五

重農桑

雍正元年癸卯四月乙亥

上諭戸部朕臨御以來宵旰憂勤凡有益於民生者無不廣爲籌度因念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地土所出僅可贍給偶遇荒歉民食維艱將來戸口日滋何以爲業惟開墾一事於百姓最有裨益但向來開墾之弊自州縣

以至督撫俱需索陋規致墾荒之費浮於買價百姓畏縮不前往往膏腴荒棄豈不可惜嗣後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撓至陞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著爲定例其府州縣官能勸諭百姓開墾地畝多者准令議敘督撫大吏能督率各屬開墾地畝多者亦准議敘務使野無曠土家給人足以副朕富民阜俗之意該部

卽遵諭行

雍正二年甲辰二月癸丑

上諭直隸各省督撫等朕惟撫養元元之道足用爲先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廑念民依重農務本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戸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穫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周官所載巡稼之官保介田畯皆爲課農設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不兼此任

其各督率有司悉心勸相並不時咨訪疾苦有係毫妨於農業者必爲除去仍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獎賞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勸而惰者可化爲勤矣再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曠野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資用卽榛楛雜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姦徒之盜竊亦爲民利不小至

孳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彘牧養如法
乳字以時於生計咸有裨益總之小民至愚
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
多忽畧所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
庶使踴躍爭先人力無遺而地利始盡不惟
民生可厚風俗亦可還淳爾督撫等官各體
朕惓惓愛民之意實心奉行儻視爲具文苟
且塗飾或反以擾民則尤爲不可也

甲子

上諭直隷各省督撫等朕惟四民以士爲首農次之工商其下也漢有孝弟力田之科而市井子孫不得仕宦重農抑末之意庶爲近古今士子讀書砥行學成用世國家榮之以爵祿而農民勤勞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賦養父母育妻子其敦龐淳樸之行雖寵榮非其所慕而獎賞要當有加其令州縣有司擇老農之勤勞儉樸身無過舉者歲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榮身以示鼓勵

雍正四年丙午八月丙戌

上諭內閣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朕即位以來念切民依舉行耕耤之禮殫竭精誠爲民祈穀於

上帝乃雍正二年三年耤田特產嘉禾有至一莖九穗者朕心亦以爲偶然之事今據府尹劉於義進呈今歲耤田所產自一莖雙穗三穗以至八穗九穗皆碩大堅好異於常穀朕見之心甚慰悅特令宣示廷臣朕並非以此

爲祥瑞誇耀於衆也蓋實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無纖毫之或爽朕以至誠肫懇之心每歲躬耕耤田以重農事卽蒙

上帝降鑒疊產嘉穀以昭休應似此八穗九穗之穀豈人力所能強爲亦豈人君所能強之使有乎天人感應之理朕見之最眞最切但恐此心不誠耳誠則未有不動者蓋天生民而立之君鑒觀在上人君一念敬謹政事無闕天必嘉之佑之一念放逸政事有乖天必

儆之戒之此一定之理也況人君撫馭臣庶
位處極尊所以賞罰之者獨有
上天耳是以朕每於水旱等事皆實心內省至
於各省旱澇之事朕皆視同一體原無彼此
之別惟是督撫受朕委任之重為朕養育萬
民必視百姓之疾苦如痛癢之在己身一遇
水旱饑饉必思所以致此之由或因本省之
政事吏治有闕即思速為改易之或因本地
之人心風俗不端即思速為化導之兢兢業

業修省祈禱竭盡誠心一如朕之朝乾夕惕
斷無不可以挽回
天意者假若聞朕之政治稍有缺失亦卽直言
陳奏不必隱諱如此則官與民聯爲一體臣
與君又聯爲一體太和翔洽實意交孚天聽
雖高誠呼吸可通矣朕每歲躬耕耤田竝非
崇尚虛文實是敬
天勤民之至意禮曰天子爲耤千畝諸侯百畝
據此則耕耤之禮亦可通於臣下矣朕意欲

令地方守土之官俱行耕耤之禮使知稼穡之艱難悉農夫之作苦量天時之晴雨察地力之肥磽知此則凡爲官者皆時存重農課稼之心而凡爲農者亦斷無苟安怠惰之習似與養民務本之道大有裨益著九卿詳議具奏

雍正五年丁未二月乙酉

上諭內閣廣西巡撫韓良輔奏稱廣東地廣人稠專仰給於廣西之米在廣東本處之人惟

知貪財重利將地土多種龍眼甘蔗烟葉青靛之屬以致民富而米少廣西地瘠人稀豈能以所產供鄰省多人之販運等語此奏與朕前旨相符可知閩廣民食之不敷有由來矣著兩省總督巡撫等悉心勸導俾人人知食乃民天各務本業盡力南畝不得貪利而廢農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穡之艱至於園圃果木之類當俟有餘地餘力而後爲之豈可圖目前一時之利益而不籌畫於養命

之源以致緩急無所倚賴而待濟於鄰省哉假使鄰省或亦歉收則又將何如哉該督撫等務須諄切曉諭善爲化導俾愚民豁然醒悟踴躍趨事則地力不致虛耗而米穀不致匱乏矣每見各省督撫大吏皆各私其所轄之地方而於鄰省之休戚膜外視之如高其倬則請運江南之米於福建而陳時夏又欲留貯於江南楊文乾則欲運廣西之米於廣東而韓良輔又欲留貯於廣西伊等各從疆

界起見甚屬褊小朕君臨萬方普天率土皆吾赤子一省米穀不敷自然接濟於鄰省有無相通古今之義若封疆大吏各據本地實情奏聞則朕易於辦理儻各存偏向本省之見不肯通融接濟則朕辦理甚難若開捐納以積穀則地方米價必致高昂若截漕米以濟民則天庾所關更爲緊要輾轉思維實無善策是在凡爲督撫者體朕一視同仁之意酌地方之緩急爲有無相通之道勿以彼此

隔屬有心區別如此方不愧大臣公忠之誼而於國家懷保小民之治大有裨益也

三月庚寅

上諭內閣自古帝王致治誠民莫不以重農爲先務書陳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詩載豳風備敘田家之力作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云民事不可緩也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農事者帝王所以承天養人久安長治之本也我國家撫綏寰宇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戶口日增生齒益繁而直省之內地不加廣近年以來各處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過州縣數處耳而米價遂覺漸貴閩廣之閒頗有不敷之慮望濟於鄰省良由地土之所產如舊而民閒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價昂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夫米穀爲養命之寶人旣賴之以生則當加意愛惜而不可萌輕棄之心且資之者

衆尤當隨時撙節而不可縱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覺其少而積少成多便可多養數人若人人如此則所積豈不更多所養豈不更衆乎養生家以食少爲要訣固所以頤神養和亦所以節用惜福也況脾主於信習慣便成自然每見食少之人其精神氣體未嘗不壯此顯而可見者至於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當視之如寶

勤加墾治樹藝菽粟安可舍本而逐末棄膏腴之沃壤而變爲果木之場廢饔飧之恒產以倖圖羸餘之利乎至於煙葉一種於生人日用毫無裨益而種植必擇肥饒善地尤爲妨農之甚者也小民較量錙銖但顧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故當圖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寡棄重就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地方官遽繩之以法則勢有所難行轉滋紛擾惟在良有司勤勤懇懇諄切勸諭俾小民豁然醒

悟知稼穡爲身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則羣情踴躍不待督課而皆盡力於南畝矣朕聞江南江西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稻風土如此而仍至於乏食者是地土之力有餘而播植之功不足豈非小民習於怠惰而有司之化導者有未至耶或者曰米穀太多則價賤而難於糶賣昔人有穀賤傷農之說諺語所謂熟荒者此則不必過慮假若小民勤於耕作收穫豐盈至

於價賤而難於出糶朕必多發官價以糴買之使重農務本之良民獲利而有餘貲也朕生平愛惜米穀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以朕玉食萬方豈慮天庾之不給而所以如此撙節愛惜者實出於天性自然之敬慎並不由於勉强且以米穀乃

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爲天下生民主惟有敬謹寶重仰冀

天心默佑雨暘時若歲獲有秋俾小民家有蓋

藏人歌樂土朕旣爲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
天旣爾等紳衿百姓獨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
乎朝夕生養之需旣受
上天之賜若果加意愛惜隨時撙節則
天必頻加錫賚長享盈寧之福若恣情縱欲暴
殄天物則必上干
天怒不蒙眷賚而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其
理豈或爽哉又聞江西廣西地方竟有以米
穀飼養豚豕者試思穀食之與肉食孰重孰

輕孰緩孰急而乃以
上天之所賜小民終歲勤苦之所獲者爲豢養
物類之用豈不干
天和而輕民命乎朕所以惓惓訓諭者惟期天
下之人專務本業以杜浮靡愛惜物力以圖
久遠共體朕敬迓
天庥勤恤民隱之意則爾等家室必益至於豐
饒爾等子孫必永綿其福澤思之思之毋忽
朕言著將此曉諭內外官民人等並通行遠

鄉僻壤咸使聞知

七月癸未

上諭直省總督巡撫等自雍正二年以來朕躬耕耤田而耤田之中每歲必產嘉穀上年自雙穗至於九穗今歲則自雙穗至於十三穗在廷諸臣及京師耆庶皆驚訝以爲奇朕之宣示於衆者並非矜詡誇張以爲祥瑞蓋實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而朕敬天之心至誠至切願與內外大小臣工共勉之

也稼穡爲天地之寶民命攸關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無刻不以重農力
穡爲先務仰觀天時俯察地利辨土性而課
人功咨雨暘而防旱潦綢繆區畫旰食宵衣
偶遇雨澤愆期
聖心憂勞之切侍側臣子皆惶悚不寧所以爲
萬世謀粒食者至矣盡矣朕朝夕瞻仰者四
十餘年今纘承大統竭誠效法念切民依每
年虔祀

先農躬耕耤田仰蒙
上天眷佑疊錫嘉禾是以特頒諭旨令各省守
土官共舉耕耤之禮爲萬方百姓祈禱秋成
今見各省督撫奏報處處風雨均調春麥秋
禾竝登豐稔雖邊遠荒僻之地亦慶有秋惟
直隸湖廣安徽數州縣近水最低之處常年
被潦者畧有浸注亦不爲災是今歲可稱大
有年矣良由各省初耕耤田各該有司自然
小心敬慎齋祓虔誠是以感格

上蒼而獲此盈寧之錫儻從此益加敬謹不懈
初心則歲歲屢豐可以預必爾督撫等可通
行曉諭所屬官民當凛
帝鑒之匪遙勿視耕耤爲故事永矢嚴恪以迓
天和天下臣民受福斯朕之福也
雍正六年戊申八月乙未
上諭內閣蝗蝻最爲田禾之害迅加撲滅猶可
以人力勝之昔我
聖祖仁皇帝訓飭地方各官諄諄以捕蝗爲急

務其不力者加以處分無非養民防患之至意乃州縣有司往往玩忽從事不肯實心奉行而小民性躭安逸憚於捕滅之勞且愚昧無知又恐捕撲多人以致踐傷禾黍瞻顧遲
迴不肯盡力不知蝻子初生就地撲滅易於驅除一或稍懈聽其生翅飛揚則人力難施且至蔓延他境爲害不可言矣前兩江總督范時繹摺奏邳州地方有蝗蝻萌生朕卽諭令竭力撲滅無俾遺種莫被屬員蒙蔽近聞

彼處蝗蟲該地方官並未用力撲滅怠玩從事而督撫付之不聞著范時繹查明題叅並將該督撫交部嚴加議處以儆怠玩

十二月丁亥

上諭戶部朕惟善政養民利賴必資地力而率作興事倡先端藉搢紳惟茲寧夏所屬之插漢拖輝地廣土饒水利充裕朕特遣大臣會同該督撫等悉心經理濬治渠道設縣築城募民墾種次第修舉行見人民樂業饒沃殷

阜漸成西北蕃庶之區此朕經國裕民之至
計欲使地無遺力而亦寧夏一方人數千百
年未與之樂利也聞彼中得水可墾之地計
二萬餘頃每戶以百畝授田可安置二萬戶
朕已諭令廣行召募遠近人民給以牛具耔
種銀兩俾得盡力開墾給爲世業惟是原議
寧夏本籍現在出仕文武官員俱令開墾授
業俾爲世享之利今聞報墾者寥寥記曰貨
惡其棄於地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況乎上

以急公而裕國下以力本而厚生縉紳者小民之望也果能身先倡率則民閒之趨事赴功者必衆凡屬本籍之人不論文武官員或現任或家居均當踴躍從事急先墾種不可觀望因循躭延善舉凡茲所墾地畝俱照原議給爲世業三年起科果能使沃土腴田有廣收之益無閒曠之區則不但於體國經野之謨重有攸賴而經營世產伊等子孫亦蒙永遠之澤矣

雍正七年己酉正月壬申

上諭內閣朕令各州縣歲舉老農給以頂帶榮身乃勸民務本力田還醇返樸之至意爲有司者自當仰體朕心恪遵朕旨擇其謹愼勤勞身無過舉者據實保送以爲萬民勸乃朕聞直省之舉老農也州縣憑紳士之保舉紳士納姦民之貨財上下相蒙苟且塞責而强有力者倖邀頂帶之榮遂成暴横之勢深負朕勸農務本之意著直省督撫確實查明將

冒濫生事之老農悉行革退另選題補從前有舉報不公或因賄囑情面營求而得者准老農本身及保送之官員自行出首朕從寬免其治罪但革去老農頂帶若此時不行自首各州縣官員又不行查出日後發覺定從重治罪該督撫等一併議處

四月戊子

上諭戶部國家承平日久戶口日繁凡屬閒曠未耕之地皆宜及時開墾以裕養育萬民之

計是以屢頒諭旨勸民墾種而川省安插之民又令給與牛種口糧使之有所資藉以盡其力今思各省皆有未墾之土即各省皆有願墾之人或以日用無資力量不及遂不能趨事赴功徘徊中止亦事勢之所有者著各省督撫各就地方情形轉飭有司細加籌畫其情願開墾而貧寒無力者酌動存公銀穀確查借給以爲牛種口糧俾得努力於南畝俟成熟之後分限三年照數還項五六年後

按則起科總在該督撫等董率州縣因地制宜實心經理務使田疇日闢耕鑿維勤以副
朕愛養元元之至意

雍正八年庚戌正月辛未

上諭貴州巡撫張廣泗據奏普安州農田收穫之後稻根重長青苗漸致茂盛黔省土薄性寒而普安州乃有稻孫之瑞皆因地方大吏勸稼重農而該省民人力田務本是以感格
上天昭示瑞應嗣後當益加黽勉以承

天眷

四月辛酉

上諭內閣古稱蝗蝻生於水澤之中乃魚子變化而成者是以江南淮揚之州縣地接湖灘往往易受其害蓋蝗之所生多因低窪之區秋雨停集生長小魚交春小魚生子水存則仍復爲魚若値水涸日曬入夏之後卽化爲蝻不待數日便能生翅羣飛卽被害之家亦莫知所自蓋以其地寥廓荒涼人跡罕至平

時忽而不察及至鼓翼飛颺則有難於撲滅之勢所當審視體察防之於早者也凡直省地方向有蝗蝻之害者該督撫大吏應轉飭有司通行曉諭附近居民於大熱久晴之後週歷湖濱窪地及深山窮谷無人之處見有萌動之機無分多寡即行剪除消滅儻民力或有不敷即稟報該地方官督率人工協同助力更令文武官弁派出誠實兵役會同里長耆民等留心察視不可踈忽怠玩如此則

人力易施蟲災可杜於禾稼大有裨益但小
民愚昧無知又復苟且慵惰其曉諭開導防
患於未然者有司不得辭其責實心任事之
員吏必不肯於此等事膜外視之也

癸亥

上諭內閣據直隸地方文武各官報雨奏摺稱
今年三月及四月初旬兩次得雨今於四月
二十四日又得時雨四野霑足二麥茂盛秋
穀皆可播種等語據此則四月以前竟有未

種之田可知矣夫農事貴乎及時二月土膏初動三月卽爲播種之期況已得雨二次何以遲延觀望直待四月下旬方始播種儻小民怠惰偷安爲民父母者卽當開導勸課使之踴躍趨事於南畝又或耔種牛力稍有不敷則當留心體察設法相助不使有後時之歎卽以今歲論之若從前三月得雨之時早先播種目今又得甘霖豈不更爲優渥假若霖雨愆期徬徨觀望則從前之怠惰遲延豈

非小民自誤生計自荒恒產耶西北寒冷之
鄉布穀或不宜太早若畿輔可以早種之地
又當甘雨既零之時而乃袖手逍遙以待時
雨之再沛不亦愚昧之甚乎況直隸地方春
夏之交常稽雨澤豈可不及時努力致虛
上天甘澍之賜乎此皆愚民習於懶惰而地方
有司又不以民事為念漠然不加董率之故
著該督傳朕諭旨通行申飭儻再有牧民之
官輕視農事不實心化導任百姓之悠忽有

誤播種之期者必從重議處

雍正九年辛亥七月甲申

上諭內閣今歲五六月間直隸山東河南等處雨澤愆期朕即慮及上年被水低窪之地魚子存留今夏烈日蒸曬或變蝗蝻爲禾苗之患特令大學士傳諭直省督撫嚴飭屬員留心訪察預爲防遏茲據河東河道總督沈廷正奏報山東濟寧之南鄉新店等處有蝻子萌動已飭令撲滅又據署河南巡撫張元懷

奏稱光州所屬竹園內生有青蟲似蝗今已
捕除從來蝗蝻始生之時以人力制之尚易
而小民躭逸偷安憚於用力又恐踐踏禾稼
瞻顧逡巡及至飛颺之後遠近蔓延勢不可
遏是在實心任事之官員督率鄉民力爲撲
治不得姑順輿情釀成大患著直隸山東河
南江南等處督撫通行所屬實力奉行儻視
爲具文苟且塞責將來飛颺之時朕必察其
發生之處將該地方官從重治罪直隸山東

河南三省欽差大臣科道等著一同留心訪察毋忽

八月癸巳

上諭大學士等肅州金塔寺原種進貢之哈密瓜朕思與其種瓜何如種穀以資民食著行文該督撫等嗣後不必進獻並曉諭彼處人民知之

雍正十年壬子閏五月丁酉

上諭內閣上年冬開北方雨雪稀少朕恐今歲

夏閒蝗蝻萌動已密諭該督撫留心防範頃聞江南淮安府屬之山陽阜寧二縣海州所屬之沭陽縣揚州府屬之寶應縣各有一二鄉村生發蝻子雖目前萌動之處不過數里然恐捕治不力漸致蔓延爲禾田之害著該督撫有司督率人役鄉民速行撲滅無俾遺種儻有怠忽從事者卽行糾參從重議處

雍正十一年癸丑七月己亥

上諭內閣去冬今春北地雨雪稀少朕卽恐夏

月有蝗蝻之患曾降諭旨通行直隸山東江南等省督撫大吏飭令所屬官弁先事預防不得苟且塞責嗣於五月間聞江南淮揚所屬之山陽寶應等處蝻子萌動朕又降旨責令加緊捕治毋得稽緩隨據漕運總督魏廷珍兩江總督高其倬等先後奏報俱嚴切批諭朕之爲民先事防維者亦殫竭心力矣今河東總督王士俊奏稱曹縣魚臺濟寧等處蝻子生發現今撲滅鄰近之江南豐沛碭山

等縣尚有未盡等等語朕覽各督撫先後所奏是蝗蝻萌動之處山東江南二省州縣皆有之祗因彼此接壤不肯官吏遂謂可以卸過於鄰封而巧爲推諉捕治不力情事顯然著傳旨速行曉諭儻餘孽未淨將來災及田禾將兩省地方有司官均加嚴處其督撫等一併從重察議

雍正十二年甲寅十月戊辰

上諭內閣朕從來不言祥瑞屢頒諭旨曉示天

下臣民是以數年來凡以嘉祥入告者朕皆屏拒弗納而各省之瑞穀嘉禾誕降者甚多悉令停其進獻蓋欲天下臣民共敦實行不尚虛文以爲敬

天勤民之本也今據湖廣鎮筸總兵官楊凱奏報鎮筸紅苗甫經向化今年苗民所種之山田水地黍稷稻粱盈疇遍野及至秋成則皆雙穗三穗四五六穗不等萬畝皆然苗民額手懽呼以爲從來未有之奇瑞等語又據侍

郎蔣泂奏報高臺縣屬雙樹墩地方在鎮夷堡口外自開墾以來人煙日盛今歲秋成粟穀挺秀有一本之內枝抽十餘穗者有一穗之上叢生五六穗者屯農共慶爲奇觀司墾咸稱爲盛事等語朕思苗疆播種乃夷民務本之先資遠徼屯田關邊塞軍儲之重計今值經營伊始欣逢瑞穀呈祥且地廣穗多超越於見聞紀載之外仰見

天心眷佑錫福方來苗民之樂利可期軍旅之

糗糧有賴此非空言祥瑞而無濟於實用者可比朕心不勝感慶在廷臣工莫不有撫綏苗衆籌邊足食之同心聞之定爲色喜是以將楊凱蔣洞奏摺及穀本圖樣發出共觀之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五

